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六回 婁潛齋正論勸友 譚介軒要言叮妻

話說閻楷、王中，料理保舉文書，連日早出午歸，譚孝移也不涉意。忽一日，孔宅訃狀到了，孝移不勝愴然。一是密友，又係新姻，且兼同城，刻下便叫德喜兒跟著，往孔宅唁慰耘軒，並替耘軒料理了幾件倉猝事兒。

到開弔之日，備了牲體之祭，與婁潛齋同到孔宅。早有學中朋友在座，張類村、程嵩淑亦在其中。大家團作了揖，序長幼坐下。少頃，張、程便邀孝移、潛齋到對門一處書房坐。坐定時，類村道：「恭喜呀！」孝移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嵩淑笑道：「『四六』呈子做了半天，孝老還說不知道，是怕我吃潤筆酒哩。」孝移見話頭蹺奇，茫然不知所以。因問道：「端的是什麼事？」嵩淑道：「早是皇恩開著保舉賢良方正科，原來譚孝老是不求聞達科中人。」孝移因問潛齋道：「端的是怎麼的？」潛齋道：「前日喜詔上有保舉賢良方正的一條，你知道麼？」孝移道：「如何不知？」潛齋道：「祥符保舉是誰？」

孝移道：「不知。」潛齋道：「一位是孔耘軒，一位就是足下。」

孝移道：「這是幾時說起？」嵩淑道：「是丁祭日，老師與合學商量定，呈子清冊，是我小弟在張類老家作的。可惜筆墨闕，不足以光揚老兄盛德。」孝移問潛齋道：「可是真的？」潛齋道：「耄老秉筆，他還討了老師一罐子酒，做潤筆的彩頭。」孝移道：「你如何這些時，不對我說一字兒？」潛齋道：「水平不流，人平不語。」嵩淑道：「我只怕酒瓶不滿。」大家都笑了。孝移有些著急，說道：「我如何當得這個！我是要辭的。」張類村道：「這也是祖宗陰德所積，老兄善念所感，才撞著這個皇恩哩。」孝移道：「一發慚愧要死！一定大家公議，舉一個實在有品行的才好。」嵩淑道：「公議的是孝老與今親家。如今耘軒忽遭大故，你說該怎麼呢？」孝移見弔喪時不是說話所在，只得說道：「這事是要大費商量的。」少頃，孔宅著人來請，至客廳坐定，擺開素淡席兒，護喪的至親，替耘軒捧茶下菜。有頃，席終。

孝移與潛齋一路回來，徑到後園廂房坐下。孝移開口便埋怨道：「你我至交，為何一個信兒也不對我說？難說那日丁祭你就不在明倫堂上麼？」潛齋道：「自從丁祭回來，你這幾天也沒到學裡來，我如何向你說呢？」孝移道：「孔耘軒那邊探病，弔喪，並沒得閒。但這宗事，我是必辭的。」潛齋道：「辭之一字，萬使不得。這是朝廷上的皇恩，學校中的公議，若具呈一辭，自然加上些恬淡謙光的批語，一發不准，倒惹那不知者，說些將取姑予，以退為進的話頭。」孝移道：「不管人之知不知，只要論己心之不安。這鋪地蓋天的皇恩，忠弔豈肯自外覆載？但『賢良方正』四個字，我身上那一個字安得上。」

論我的生平，原不敢做那歪邪的事，其實私情妄意，心裡是盡有的。只是想一怕壞了祖宗的清白家風，怕留下兒孫的邪僻榜樣，便強放下了。各人心曲裡，私欲叢雜的光景，只是狠捺捺罷了。如今若應了這保舉，這就是欺君，自己良心萬難過去。這是本情實話，你還不知道我麼？」潛齋道：「舉念便想到祖宗，這便是孝；想到兒孫，這便是慈。若說是心裡沒一毫妄動，除非是淡然無欲的聖人能之。你這一段話，便是真正的賢良方正了。」孝移道：「怎麼潛老也糊塗蠻纏起來了？」潛齋道：「我並不糊塗蠻纏。我且問你：古人云，『欲知其人，當觀其偶。』這話是不是？」孝移道：「是。」潛齋道：「且如今公議保舉的，是你二人。你說孔耘軒今日大事，他是個有門第、有身家的，若是胡轟的人，今日之事，漫說數郡畢至，就是這本城中，也得百十席開外哩。看他席上，除了至親，都是幾個正經朋友，這足徵其清介不苟，所以門無雜賓。你路上對我說，孔耘軒這幾日瘦了半個，全不像他。這豈不是哀毀骨立麼？即如席上粗粗的幾碗菜兒，薄酒一二巡，便都起了；若說他吝惜，不記得前日行『問名』禮時，那席上何嘗不是珍錯俱備？保舉他一個賢良方正，你先說稱也不稱？」孝移道：

「耘軒真真是稱的。」潛齋道：「知道耘軒稱，那同舉的就不消說。且說周老師到任時，你尚未曾見，他就來送匾。送匾後你只薄薄的水禮走了一走。這周老師若是希圖謝禮的人，這也就已見大意了。他還肯保舉你，可見是公正無私了。」孝移道：「我心裡不安，到底難以應承哩。」潛齋道：「人到那事體難以定奪，難拿主意，只從祖宗心裡想一遍，這主意就有了。」

此是處事的正訣。如府上先代曾做內廷名臣，近世又職任民社，你心裡代想一想，是要你保守房田哩，是要你趨瞻殿陛哩？」

孝移也沒啥答應。潛齋又道：「你心裡或者是現放著安享豐厚，比那做官還強哩。是這個主意麼？」孝移道：「不然。古人為貧而仕，還是孝字上邊事；若說為富而不仕，這於忠字上便無分了。況且我也未必富，也未必就仕。只是一來心上不安，二來妻孥子幼，有多少牽掛處。」潛齋見話已漸近，說：「你上京時，我替你照料，索性等榮歸時交付你何如？」孝移道：

「再商量。如今少不得靜以聽之罷。」又說些閒話，孝移作別回家。

且說學中接了張維城等呈子，批了准申，學書連夜走文到縣。縣中又接了孔述經丁內艱呈子，只得放下一個，單申譚忠弼一角文書到府。果然「舟子不費絲毫力，順風過了竹節灘」：

這些到府、到司、到院、到學院，各存冊、加結、知會，自是錢萬里的運用了，不用細說。遲了一兩月，外府州縣保舉的，陸續人文到省。那其中辦理情節，各有神通，要其至理，亦不外是。布政司驗中共六個人，備文申送撫院。院裡驗看無異，批仰布政司給咨送部。

早有走報的，寫了一張大官紅紙，貼在譚宅大門。只見上面寫著：「捷報。為奉旨事，貴府譚老爺諱忠弼，保舉賢良方正，送部帶領引見，府道兼掣擢用。」下邊小字兒寫著：「京報人高升、劉部。」無非索討喜錢意思。王中到賬房向閻相公討了封兒賞了，那人歡歡喜喜而去。

遲了一日，這同保舉的，寫了五個年家眷弟帖兒來拜，留茶款待。到次日，孝移到各店、各下處答拜，遂送帖兒相請。

到請之日，把學生們移在前客廳裡讀書，把碧草軒打掃潔淨，擺酒兩桌。須臾投了速帖，五位客各跟家人到了。序齒而坐，潛齋、孝移相陪，杯觥交錯。有說展布經綸有日的，有說京都門路熟串的，有說先代累世簪纓的，有說資斧須要多帶的，大家暢敘了一日。管家人自有王中看待。日晚席終，各回下處去。

那一日王中正在大門看鄉里佃戶送新麥，只見錢萬里滿身亮紗，足穿皂靴，跟著一個小廝夾著一個黃皮包袱兒，搖搖擺擺到了。向王中一拱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到宅裡說話。」王中讓至賬房，閻相公起身相迎，為禮坐下。錢萬里開口便說道：

「今日我來送部咨來，我前日說話錯不錯？」王中道：「承情，承情。」錢萬里道：「煩請譚爺出來，我好叩喜。」王中道：「出門拜客去了，回來說罷。」錢萬里叫小廝拿過包袱，一面解一面說道：「咨文是昨日晚鼓發出來的，我怕他們送來胡亂討索喜錢，沒多沒少的亂要，所以我壓在箱子裡，今日托了個朋友替我上號，我親自來送哩。」恭恭敬敬把咨文放在桌上。王中道：「自然有一杯茶儀，改日送上。」錢萬里道：「不消，不消。我見你事忙，我也有個小事兒。今日晌午，還隨了一個三千錢的小會，還沒啥納，我要酌度去。」王中是辦過事體的人，便說道：「不用別處酌度。」向閻相公道：「房中有錢沒有？」閻楷道：「有。在裡間抽門裡。」王中便走到裡間，取出三千錢，說道：「這個納會夠麼？」錢萬里道：「夠了，夠了。湊趣之極，異日我實必還到。」王中道：「何用再還。」錢萬里道：「必還，必還。」叫小廝把錢收了，告辭起身，說：「我去送這五角咨文去。」王中道：「他們萬處都知道麼？」錢萬里道：「我在號簿上抄明白，帶在順袋裡。」於是送出大門，錢萬里大笑道：「異日做了宅門大爺，我要去打抽豐去，休要不認哩窮鄉親。」王中笑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一拱而別，依舊搖搖擺擺往東去了。

王中看完了麥，叫佃戶一一到賬房說明，閻相公上賬，打發吃飯去。於是拿著咨文，走到後邊來說。孝移看了封皮，硃印壓著年月，寫著咨呈禮部。又有一個小紅簽兒，一行小字：

「祥符縣保舉賢良方正拔貢生譚忠弼咨文。」孝移吩咐：「仍送在賬房，交與閻相公，鎖在箱裡。」

且說錢鵬將五角咨文，分送五位鄉紳。這五位接了咨文，一同知會，相約次日來譚宅，一來辭行回家，二來就訂上京之期。次

日早飯後，一同到了碧草軒。這婁潛齋恭身讓坐，三個學生也作了揖。孝移知道客到，急出相見。即叫德喜兒去後宅討了十二個碟兒，烘酒與客小酌。這五位因說上京之期，有說如今即便起身，要到京上舍親某宅住的；有說天太熱的；有說店中壁蟲厲害的；有說熱中何妨熱外的；有說臭蟲是天為名利人設的；有說秋涼起身的；有說秋天怕雨多，河水擔心的；有說冬日起身的；有說冬天天太冷的；有說冷板凳是坐慣了，今日才有一星兒熱氣兒，休要叫冷氣再冰了的。說一會，笑一會，眾口紛喙，畢竟上京日期，究無定準。潛齋道：「弟倒有一個芻蕘之見，未必有當高明。即如河南，喜詔到了大半年，如今才有了一定的人，才辦就上京咨文。那滇、黔、閩、粵地方，未必辦得怎樣快。即今日今人文俱妥，他上京比咱河南路又遠了兩三個月。禮部辦這宗事，或者匯齊天下各省人文到部，方好啟奉引見，未必是一省到就啟奏一省的。即令分省各辦，諸公到京，一齊投咨，也不致等前等後。看來不妨諸兄各自回家，等過了新年進省，到省中過了燈節上京，又不熱，也不太冷，不怕河，也不怕壁蟲。未知諸公以為何如？」從來讀書人的性情，拿主意的甚少，旁人有一言而決者，大家都有了主意。因此眾人都道：「婁年兄所見極是，即此便為定準。」吃完了酒，一同起身。婁、譚送至衙口，說道：「明晨看乘。」眾人道：「下處也不在一處，也不敢當。後會有期，即此拜別罷。」大家掃地一揖，各別而去。

卻說光陰似箭，其實更迅於箭；日月如梭，其實更疾於梭。

不覺夏末即是秋初，秋梢早含冬意。孝移吩咐王中叫泥水匠，將東樓後三間房兒斷開，開了一個過道。那三間房，原是王中夫婦住的，又壘了一道牆，自成一個小院子。從後門進來，一直從過道便到前客房了，不須從樓院裡穿過。整理停當，天寒飄下雪兒，住了工程。這孝移在樓下坐，吩咐趙大兒，熱一杯酒兒吃，叫王氏取幾個果子、海味碟兒下酒。說道：「天冷，你也吃一盅兒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從來是不好在家吃酒的，怎的今日又叫我陪起你來？」孝移笑道：「天氣甚冷，大家吃一盅兒，還有話說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只管說，我聽著哩。我不吃酒。」

孝移道：「我有事托你，你吃一盅兒，我才說哩。」王氏只得坐在爐邊，趙大兒斟一盅先遞與家主，次遞於王氏。孝移笑道：

「我不親奉罷？」王氏道：「從幾日這樣多禮，不怕大兒們笑話。」孝移道：「不妨。」兩人各吃了一杯。孝移道：「你知道我把東樓後開一個過道，是做啥哩？」王氏道：「改門換戶，由你擺佈。誰管著你哩。」孝移道：「明年婁先生我留下了，單等我從京裡回來，才許他去哩。」王氏道：「婁先生是好先生，留下極好。」孝移喜道：「是麼？」王氏道：「留先生你對我說怎的？」孝移道：「明年我不在家，不對你說對誰說？這東邊過道，是叫婁先生來往吃飯，往客廳的道路。」王氏道：「鄧祥在學裡做飯，伺候極便宜，又怎麼換成家裡吃飯哩？」孝移道：「一來鄧祥我要帶他上京，二來先生在家吃飯，連端福兒、小婁相公一桌，下學就到家裡，吃了飯就到學裡，晚間先生就在客房東邊套房裡住，讀一會兒書，端福兒來樓上跟你睡。你說，好不好？」王氏道：「孩子們讀一天書，全指望著下學得一個空兒跑跑，你又叫一個先生不住氣兒傍著，只怕讀不出舉人、進士，還要拘緊出病來哩。」孝移道：「你只依著我，不得有病。還有一句話，親戚們有事，近的叫福兒走走，不可叫他在親戚家住；遠的叫王中問問相公討個帖兒，封上禮走走。我不在家，孩子小，人家不責成。」王氏道：「譬如東街他舅他姪子生日，這也叫王中去罷，人家不說咱眼中沒親戚麼？」孝移道：「同城不遠，福兒豈有不去的理。」王氏道：「別的我不管，不拘誰去，人家說不著我。」孝移道：「還有一句話，日色晚時，總要叫福兒常在你跟前；先生若回家住幾天，你只要無早無晚，常常的見福兒。這城市之地，是了不成的。你不懂的，你只要依著我說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從江南回來那一遭兒，我就懂的了。我記著哩。」孝移道：「記著好。」王氏道：「還說啥不說？」孝移道：「我這番上京，朝廷的事，不敢預先定準，幾個月回來也不敢定，就是一二年也不敢定。

只要照常如此，記著這一句：離了先生，休叫他離了你。」王氏笑道：「我的孩子，一會兒不見他，我就急了，何用你囑咐？你醉了，把酒撤了罷。」

只見端福兒下晚學，抱著幾本子書回來。王氏便叫道：

「小福兒，你爹明年上京，叫你總不許離了我，你可記著。」福兒是聰明人，便說道：「我只無事不出門就是。」王氏道：

「你爹許你往你姪子家去，別的親戚，都是王中去的。我且問你，王中你不帶他上京麼？」孝移道：「我打算了，家中再少不得他。」王氏道：「他到京裡，只怕也不行。他是個拗性子人，只好在家守著前院裡。前院裡無人，他和閻相公倒好，整日不出門。他那性子，出不得遠門。我記得前五六年頭裡，後衙裡賣貨的敲鑼兒響，小福兒要出去看，我引他到後門兒上。

人家擔了一擔鬼臉兒，小泥老虎，小泥人泥馬兒。端福要鬼臉兒耍，他從衙口來，我說：『王中，你與他兩三個錢，買個鬼臉兒。』他卻給人家四個錢買了個硯水瓶兒。還說那鬼臉兒耍不得。端福又一定要鬼臉兒，他倒對人家說：『放著四個錢不賣，再一會兒換成鬼臉，你只賣兩個錢哩，快走罷！』人家果然挑起來走了。氣的小福兒喬叫喚一大場，我恨的沒法哩。

他若是到京裡，使出那拗性子來，不怕你同行的官兒們笑話麼？」孝移忍不住笑了，歎口氣道：「我正是這樣打算，所以不帶他上京去。」

說罷上燈，叫福兒讀了十來遍書，大家都睡。正是：

萬里雲煙阻碧岑，良朋久闊夢中尋；

同牀夫婦隔山住，愚人怎識智人心。